

■记者 林晓 文/图

历史上，瑞安沿海海岸线不断东移，至明代以前，境内曾构筑过两条古海塘。其中，自飞云沿江向东经沙园沿海至平阳县沙塘陡门一线，塘长10多公里，称为飞云江南塘。

飞云江南塘上的“沙塘陡门”自1145年由吴蕴古出资兴建，此后的几十年中，吴蕴古祖孙三代人多次重建修葺这座陡门。800多年来，当年建造的这座陡门一直努力 working，服务于瑞安与平阳沿江靠海的居民。

仙口村有吴蕴古纪念亭

立秋之后，天气阴雨无常。我们从飞云江北岸出发，沿着东海海岸线驱车前往平阳县万全镇仙口村，一路上下起了毛毛细雨。到仙口村时，雨停了，空气清新，有农人在稻田里采摘蔬菜，远处，雨后的山林显得越发的青翠。

65岁的村民郭锦生带我们走近仙口村的吴蕴古纪念亭。纪念亭不高，仅是一层砖墙建筑。整体结构对称，造型简洁大方，黄色琉璃瓦辅盖的歇山式顶，两边檐头高高翘起。

纪念亭前有台门，台门边上一块石碑写着“纪念亭简介”。郭锦生一并说起了仙口曾经的历史。“这里是

三国时期吴国孙权造船、操练水师的地方，是吴国三大造船基地之一。”

提到吴蕴古这位先贤，村民纷纷表示，这是位厉害的大官，他倾其所有建造陡门，用了很多钱，花了很多钱。

“平阳县文物馆向我们普及过一些历史知识，也是他们提议建造的，说他是一位爱国爱乡的宋代大夫。所以我们称其为‘爱国爱乡宋代大夫吴蕴古纪念亭’。”确实，站在吴蕴古纪念亭前，总能感觉到它厚重、殷实的历史印记。沿江靠海居住的人民没有忘记他，当年的故事传奇流传和延续下来。

飞云江南岸仅有“沙塘埭”

瑞安、平阳一带东海岸线长，沿海平均潮差约有5米，最大达7米多，是全国高潮差区之一。潮汐涨时，海水倒灌入河淡水变成，影响农田灌溉，将导致农业减产、绝收。潮汐退去时，农田成了“烂田”。因此，在飞云江江口一带，修建水闸陡门用于挡潮尤为必要。

晚年隐居于集云山南麓的宋之才，是宋代杰出的外交家。他在《沙塘斗门记》中写道：“**万全，平阳之近乡；北枕瑞安，村落连亘，水之源于山者八十有四，支分派散，溉民田四千顷。先是，走潦惟沙塘一埭，决于既溢，塞于将涸，雨旸微愆，农不获者居半，其患非一日也。**”

宋之才提到的“斗门”指堤、堰上所设的放水闸门，这是古时横截河渠，用

以壅高水位的闸门。斗门也称“水门”，大概就是这个原因。又因为在表达“高耸”之意时，“斗”与“陡”相通，一般写作“陡门”。

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说，从平阳万全至瑞安飞云江一带的乡村河流，仅仅只有沙塘一个“埭”。潮水、雨水大的时候就“溢”，天气干旱的时候就“涸”。“农不获者居半”与上面讲的“农田变烂田”是差不多的意思，其收成仅是正常耕种者的一半。

所谓的“埭”，是堵水的土坝，在近海的农业社会中，是投资最少的一种水利设施。宋代之前，瑞安飞云江南岸至平阳万全一带近海的地方，只有一处“沙塘埭”，作为积水养田的简单水利设施使用。



仙口村吴蕴古纪念亭

花费13万余银“捐材为斗门”

《沙塘斗门记》中讲到，“**吴君蕴古，绍兴乙丑捐材为斗门，以便蓄泄。**”

“绍兴乙丑”是南宋绍兴十五年，即1145年。这一年，出生自平阳县万全乡吴桥村(今万全镇宋埠长桥村)的吴蕴古“捐材为斗门”开始建造水闸。

吴蕴古纪念亭的“纪念亭简介”称其“倾家独建沙塘斗门，费银13万余，受益农田40万亩。”

当时沙塘陡门的规模是“**为屋七间，用巨木交错，坚若重屋，虚其中三间之上层置闸焉，密置厚板柜土，连络塘岸。又多沉石攒楫以拱放水势。**”

1145年，沙塘陡门建成，据史料记载：“**既以敌水势，又便以蓄泄。可排泄平瑞三乡八十四支山流之水，灌溉农田四千顷。**”

沙塘陡门集平阳万全、瑞安东乡、南社三乡84条溪水在此蓄

泄，灌溉面积达“四千顷”。它的建成，自后永无水患，为利甚大。

史载的“四千顷”与简介中的“40万亩”并没有多少出入，这个数字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？若按现在的说法，大概有200多平方公里。也就是说，沙塘陡门建成后受益的面积很大，约200多平方公里的瑞安、平阳一带都受到了这座陡门的“恩惠”。

儿子吴道直接着重修

建设一座水闸，不仅在技术上是一项重大创新工程，在财力上也是一笔不菲的支出。从古到今，水利工程一般要花费大笔资金，基本都是在灾害后痛定思痛，筹集资金，予以修建的。

据明《万历温州府志》卷十八《灾变》记载：宋元间，温州发生过几次大海溢。“民居漂尽，死者万数”，温州各地深受其害。可以猜想，当时一定发生了大的风暴潮灾害或者海溢，前人才在堰坝的基础上修建了较高标准的水闸，来抵挡潮水。

新修建的沙塘陡门好景不长。“明年秋，大水迅流，怒涛交

攻而圯。”1146年秋季，沙塘陡门就被大水冲坏了。这一年，吴蕴古和他的儿子吴道直一起，再次研究陡门的建造。

南宋绍兴十七年(1147)，范寅孙(苏州人，范仲淹曾孙)来平阳担任县丞。民以病告，丞曰：“水利不修，咎将在我。”

于是，范寅孙携吴蕴古、吴道直一起，前往实地查勘，并将旧址稍加北移。

这次重建耗时约四个月。1147年的仲春时节，即农历二月十七日，吴道直主持开工施工，直到农历六月二十日陡门竣工。

《沙塘斗门记》中记载“**役工四千，糜钱百余万，皆二邑民辅之。**”其中，有“蓝田范氏”一家人，将他们家的财产全部资助出来，投入该工程的建设。这个投入4000多役工、耗银达百余万两的工程，在平阳、瑞安两县民众协力鼎建下总算告竣。

1147年的农历六月，就在陡门建成不久后，狂风暴雨再次降临瑞安、平阳一带，这一次，靠着新建的沙塘陡门开闸排涝泄洪，“虽神造鬼设不过是也”，沿江靠海的百姓欢喜异常。

儿孙都加入修建“陡门大军”

事实上，第二次修建的沙塘陡门经过近20年后，又出现了一次“致命”的打击。

南宋乾道二年(1166)农历八月十七傍晚，大风雨、海溢、大潮水倒灌浙南沿海，拔木、飘屋，溺死数万人，为瑞安历史上最大的水灾之一。

《清·乾隆瑞安县志》卷十《杂志·灾变》记载：“**乾道元年饥，二年秋八月海大溢，人溺死殆尽。先是温州海门有蛟出，既而塔头陡门吼三日，海上浮钱。有一父老识之曰：海将害人，风潮必作矣。已而果然。**”

《灾变》里说的大概是，天要惩罚人，人也没办法。这场没顶大水，将沙塘陡门及其附近的堤塘、河埭一扫俱空。

到了淳熙二年(1175)，瑞安令刘龟从、平阳令杨梦龄

率吴蕴古的孙子吴国学一起，与三乡民众共筑。10年后的1185年，平阳县令赵伯桢委托吴国学再次主持重修陡门。

吴国学沿袭旧规，将河道深广疏浚逾三分之一，凿石为条为版，为杆为块，牙错施之，錾以屨灰，侍郎徐谊、知阁蔡必胜又在陡门上建了一座“召杜亭”。

沙塘陡门外的沿涂下有涨涂，吴国学向官方请示募人开发耕种，用每年三百石的谷租收入来充当陡门维修资费。

南宋淳熙十二年(1185)，徐谊在《重修沙塘陡门记》中写道：有一天，他路过当地，刚好遇到启闸放水，于是就在边上观看放水的情形。“**数十夫以并干运梗，版始举一，悬流电激，虽百夫可举**

之石，漂流入，如浮一叶，土砾旋进，须臾成渊，为之四顾愕然。”可见，沙塘陡门在启闸泄水场景的壮观。

1959年，宋家埭水闸建成，经过较大修筑和重建有40多次、“服役”了800多年的沙塘陡门结束了历史使命。



瑞安市社科联 协办
电话：65818090
电子信箱：8129773@qq.com



微信公号“人文瑞安”，扫一扫，欢迎关注。